

农民了。

全不再忧虑,铲除了造谣的土壤。杨梅喷洒膨大剂”之类的谣言也就很难伤到农民了。



我生在北方,而芦粟大多生长在江南水乡,不过,北方也有类似芦粟的植物,现在回想起来,可能是高粱或者玉米之类的东西,它的茎秆和芦粟极其相似,但味道甜中带涩,所以大人们一般不会去吃它;再者,这种光吃茎秆而破坏植物生长,影响其产量的“杀鸡取卵”式的进餐方式,在他们看来,是极为不可取的。

到了南方,一到夏末秋初,看到整车的芦粟,散在各条街道上买卖,生意异常地火爆,每次买来,因为误把芦粟当作是高粱或者玉米的茎秆,真有点不忍心吃它,感觉就如同在饭店里吃烤乳猪一样,虽然味道鲜美,但总感觉到这样很浪费,慨叹它还没

有长成就被人过早地吃掉。后来才知道,其实芦粟也叫糖高粱、芦稷、芦黍、甜秫秸、甜秆,为高粱的一个变种,在上海话中称“甜芦粟”,在长江流域的农村是非常普遍的,是专门用来当水果一样吃的。崇明的甜芦粟茎青,汁多而甜,肉质松脆,它吃起来没有甘蔗那么甜,但是不那么腻,而且有一种爽口的清香。现代研究表明,芦粟含有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质、铁、钙、磷等多种营养成分。又具有清凉、解毒、



继去年的《风车》之后,《风和日丽》也走了一条怀旧路线,只不过这部电视剧似乎更加让人纠结。看剧名,以为是“小清新”景象,观后却心生愁云,在扯不断的剧情中还夹杂些“悬疑”的手法,倒也令人流连忘返。

一开场,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和两个乳臭未干的男孩闪亮登场,其中名叫杨小翼的女孩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雨露健康成长。她继承了母亲独立自主的个性,血液里更蕴藏着独有的激情和勇敢。两个男孩名叫刘世军和伍思民,三个高中生开始了个性年华。三人之间小心翼翼地接近,彼此试探,体味着年少时的懵懂。然而,懵懂幸福的爱情并非此剧的主动脉,利用悬念制造情感漩涡才是基调。



使用膨大剂。

这种专家“第一现场”出击,第一时间“借网络平台释疑解惑,用科普知识武装群众,终使“杨梅谣言”戛然而止。随之,余姚荸荠杨梅以含糖量百分之三十三点三,打破了浙江农业吉尼斯纪录,夺得今年荸荠杨梅“甜度之最”,杨梅便成了抢手货。

近年来,由于一则谣言的出现,造成社会恐慌、产业受损、农民遭殃的事情,可谓此起彼伏:去年海南香蕉突然“失宠”缘于此因,每年“西瓜打针”的谣言死而不僵,让各地瓜农闻之胆寒;……谣言为何一再伤农,说明食品安全知识普及不到位。“杨梅谣言”速传速灭的事实也表明,谣言止于管理部门的快速反应,止于信息的真实公开,止于科普知识的普及推广。这无疑也为某些方面和事件的防谣、辟谣及灭谣,提供了有益的思路。



是饮食文化的传奇。

后来,渐渐的喜欢上芦粟,渐渐地,喜欢上那个吃芦粟时最夸张、卖相最难看来的女孩,后来那个女孩成了自己的老婆。再后来,有了爱吃芦粟的宝宝,每当秋凉的薄暮,一家三口,慢慢一捆芦粟,坐在江边,慢慢地嚼着芦粟的甘甜,嚼着人生的幸福。

本来,生活也许应该如此,简单一些,可能会更美好。

有部电视连续剧,剧名叫做《西施秘史》。虽然称秘而示人,但我正因为它用上这“秘”字而生疑。

西施是春秋晚期的历史人物,离我们已两千多年,有关她的事迹,倘若依据史籍,则人所共见,谈得上“秘”吗?如果为史籍所未载,今人不曾亲历,何由得知,如何能以“秘史”炫世?即使采自传说,口耳相传了两千多年,又有何“秘”可言?况且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层垒增改,岂可称

了第二单元,杨小翼只能周旋于“姐弟恋”。

此时,几组人物的关系纠结一起,成了一团乱麻。不相爱的人结了婚,相爱的人远隔天涯,刘世军、南方、吕维宁、伍思民等等,杨小翼重重复复着自古红颜多薄命的老调。在薄命中,杨小翼用自我放逐的方式到条件艰苦的青云县当了一名厂医,此间,意外地与伍思民重逢,在特定的环境下两人结婚成家。然而,婚后的伍思民察觉到杨小翼在大学的旧事,狭隘和猜忌让他们的婚姻生活蒙上阴影,即使儿子的诞生也未让这个小家得到平静。在之后的一二十年,杨小翼在守护家庭、寻父认父、抚养儿子

男孩 Hao hao, 六岁, 学历: 幼儿园中班。问他“hao”字怎么写,小脑袋垂得低低的:“我不会”,然后昂起头:“但是——我的大名叫做xx,曹操的曹”。他正在换乳齿,说话漏风。他知道曹操,还能使用转折复句。凭音猜意,权叫他“皓”吧。

皓皓又白又胖,小眼睛,短头发板刷似的根根竖起。他穿戴光鲜:要大红裤子配奶黄色夹克,要么黑裤配绿体恤,有时还披件连帽马甲,够酷的。小胖头顶带“钩”的红遮阳帽,脚踩带“钩”的白旅游鞋,两只小肉手反背身后,抓着旅行箱拉杆直直往前拖,在成人游客堆中很抢眼。看他小脸涨得通红,人问:皓皓,依吃力口欧?他不答话,其母代答:“我们皓皓是男子汉。”他们一家出来玩,有妈妈、奶奶、外婆、姨

皓皓常哭。走路看野眼,头撞到墙上。大人逗他:好孩子不能随便哭。不久,皓皓又哭了,这次为啥?他抽噎着,很伤心:奶奶、奶奶……她不给我买冰激凌。“小人在咳嗽”,奶奶解释。途中的石阶棱角锋利,孩子裤脚管被划破了,脚背渗着血。他弯腰拉起裤脚示人:“老痛的,这次我没哭,我屏牢了。”男几有泪不轻弹,他懂了。

游大召寺时,不见了皓皓。他家人多,彼此都以为孩子跟着谁,集团军作战,缺乏核心。婆婆妈妈慌了,“皓皓、皓皓”四处喊;领队和导游直奔大门,要去守住出口。众人也帮着找,怕孩子被坏人拐跑。“好了,好了,没事了”,前面探报人折回压惊:大召寺专职导游小姐大手牵小手,正在门口等大家呢。看

小时候,我们家称得上是个大家族,祖父辈兄弟四个,四根“藤”上的子孙都住在一个大院里。这是个两县交界的边陲小镇,没有诊所,更甭提医院了,地方上只有一名无师自通的老中医,遇上发热、吐泻之类的疾病,就得喝下那碗乌蒙蒙、看不到底的汤药。

那是日本鬼子占领本镇的头年,说来真奇怪,尽管我们吃的食物越来越不上档次,山芋、麦粉糊、麸皮烙饼,胡萝卜野菜粥等凑合着吃,可是一个个孩子腮帮突然发胖,鼓鼓鼓的。听长辈们说,那是患“疟腮”,民间又称为“虾蟆瘟”。

镇上那位本事不大的老中医,逃难去了,听邻居大妈说,道院里有位老道士会治这种病。家里人将我送到道院,那位老道士怪和善的,笑嘻嘻地取出砚台和一锭墨,磨了一通,用毛笔蘸了些墨汁,在空中摇晃着笔杆,口中还念念有词,然后在我腮帮上涂了一个钱币大小的黑团,接着在墙上画了一个

同样大小的黑团。老道士说,那肿块里的“邪气”,已经移到墙上了。过了两天,我又遵照嘱咐前往道院,接受老道士的治疗,他还是用墨汁在我腮帮上和墙上画黑团,就像上次那样重复操作一次。说来真奇妙,两三天之后,我的腮帮肿胀竟然消除了。大院里其他“难兄难弟”也接踵而来,接受老道士的“治疗”,结果没有一个不消肿的,道院一角的墙上,留下几十个黑团。

直到我长大,医学院毕业,当上医生之后,还常常回味童年时代这有趣的医事,总觉得这是一个不解之谜。后来方知道,疟腮即流行性腮腺炎,属于小儿急性传染病,是一种自限性疾病,我小时候患此病,也许是不治而愈的,跟腮帮上涂黑团未必有因果关系。近年来,读了报章杂志上有关文章,方悟出其中道理,原来,上好的墨也是药,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中药。在中医中药中,其药名为陈墨、京墨、香墨、乌金等,是用百年古松燃烧产生的烟灰,加上香料和胶汁精制而成的。

么呀?”孩子问。我讲了上弦、满月、下弦的常识,自此他封我“故事奶奶”。

在云冈石窟,小孩独自在洞里钻进钻出。累了,就靠在洞壁前摆各种“pose”,我欲求合影,“行啊。”他漫不经心地答应着,并不正眼看你,星爷风范十足。皓皓几次主动为我唱歌,挺胸凸肚:“小河、小河,你唱的什么歌?我从山里来,唱支山的歌;我到海里去,唱支海的歌……”他的歌没有曲调,“这不是唱歌,是朗诵。”我说。他却听不得这等评价,急了,抛出权威佐证:“就是歌么,我们老师教的。”

分别时,他妈给了我“伊妹儿”,这才晓得孩子大名曹勋,小名号号。号号?有点怪吧。外婆说:小囡生出来辰光耳朵大得像问号,外公说就叫号号吧。号号一旁语出精彩:“故事奶奶,我的小红书要在前面,大名写在后面,因为我是从小长到大的。”对吗?本人不得辩也。

带着问号,伴着快乐,孩子,你慢慢地长吧。

张礼鹤 宾语 (双姓二)

昨日谜面:几度桅欲断 (二字常用词)

谜底:危机 (注:桅断为“木、危”;“几”再与“木”“危”组成谜底)

墨也是药

谢基立

墨也是药

谢基立

墨也是药

谢基立